

巧手“捏”百态 指尖传非遗

——访国家级非遗项目曹州面人传承人李效普



拼装



竹刀刻花蕊



塑造面人需要用到各色面团



李效普正在控制花瓣



展示新作品



曹州面塑——仿真藕蓬



创作面塑作品



红脸绿袍的关羽、栩栩如生的莲藕、瑰丽多姿的牡丹花……8月9日,记者走进位于牡丹区小留镇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曹州面人第五代传承人李效普的工作室看到,各类制作精巧、形象逼真的面塑作品摆满玻璃展上柜。只见,今年42岁的李效普手拿小竹刀在面团上灵巧地点、切、刻、划,五颜六色的面团在他手里反复揉搓,不一会儿形态各异的面塑作品就出现在手中。

“捏面人”,是一种以面粉、糯米粉、蜂蜜等为主要原料,再通过手艺人创作,从而形成各种人物形象的传统民俗艺术。至今已延续2000多年。

“我对面塑的喜欢是从小开始的,因为热爱,坚持到了现在。”李效普说。在李效普的印象里,他的爷爷在他儿时总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很多不同的人逗他开心,那时的他觉得将一个平淡无奇的面团揉捏成活灵活现的人物、动物、花鸟等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长大后,李效普师从“面人李”李金城,开始系统学习“曹州面人”制作技艺。

2002年,李效普带着捏面人这项手艺来到北京,跟随“面人汤”第二代传人汤凤国学习汤派面塑。“汤派面人的特点是由‘签举式’改为‘托板式’,进而创出核桃面塑、浮雕面塑、悬塑面人等多种新形式。”李效普介绍,“面人汤”的独门绝活是在半个核桃壳内雕刻出20多个面人,人物神态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在工作室,李效普向记者展示了核桃面塑作品《群星祝寿》,直径3.5厘米的核桃壳里,有20个大小约5毫米的小面人,精细细致,堪称艺术精品。

为了进一步提升面塑技艺,2010年,李效普又辗转来到广州学习萧派面塑。通过学习,他发现萧派面塑擅长人物塑像,三国的关公、水许108好汉、钟馗、达摩、佛教人物等是萧派面塑的“拿手戏”,人物作品传神到位、体型高大,仿佛让这些传奇的人物又活了起来。

数十年来,李效普博采众长,用一双巧手塑造面人百态,走南闯北传播非遗文化。“对于面塑,我认为不仅要专注技法传承,更要不断尝试创新作品,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考、表达自己的情感。”李效普表示,现在他经常参加非遗进校园、非遗文创展示等活动,希望通过不断努力,让更多人了解面塑,喜欢面塑,让面塑焕发别样光彩。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巨野永丰塔



永丰塔又称梵塔、大佛寺塔,位于巨野县城东南隅,南临麒麟大道,西毗永丰街,北接文庙,东为麟州大酒店。据巨野县档案馆馆藏清道光线装本《巨野县志》载:“城治东南,儒学前。世传唐人所造,塔下碧流潺潺,水色天光,交相辉映,朝晖夕霞,古塔倒影,即为“梵塔朝晖”,为“巨野八景”之一。

该塔为平面等边八角四门楼阁式砖塔。据《巨野县志》记载,明初洪水泛滥,巨野沦湮,塔没二级。地面现存五级,通高30.3米,塔体各级高度自下而上逐层递减,收分得体。底层设有塔心室,由北门可入。室壁镶嵌6块宋代佛教石造像,原为大佛寺遗物,1961年维修时嵌入。室内有石台阶可至第二层南门,再沿塔檐绕塔西门,继而逐层盘旋而上可达塔顶。扶栏四望,全城景色尽收眼底。

永丰塔遭遇无数劫难,历经历代多次重修,方得以保存。但自晚清以来,战乱频仍,国事日非,永丰塔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视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1961年,巨野县人民委员会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款对永丰塔进行了抢救性修缮加固。历经“文革”,又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加之塔四面环水,风化严重,塔身日益倾斜,砖酥脱落,塔顶坍塌。1990年,全县人民筹集资金对永丰塔进行了全面修缮,历时半载,梵塔焕然,再现昔日风采,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3年5月3日,永丰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巨野县城的西拓,历经960余年的永丰塔,巍然屹立在巨野的东部老城,守护着麟州古城的平安祥和,百姓的五谷丰登、安居乐业。

菏泽市档案馆 巨野县档案馆 供稿

菏泽档案
——历史与文化
主办:菏泽日报社
菏泽市档案馆
征集:18615298807
hzsdaj@126.com

日前,在牡丹区黄集镇匠工木雕文化产业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菏泽木雕车间,一段朽木在工人的精雕细琢下绽放成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近年来,牡丹区大力发展木雕产业,通过以老带新、培训传承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木雕文化散发出时代魅力。

记者 李若生 摄

敢立潮头唱大风

谈葛焱其书其人

我也像很多朋友一样未见其人先见其书,在菏泽的楼堂馆所乃至街头巷尾,会时常看到题写的牌匾,书风潇洒,大气磅礴,犹如一个憨厚坦诚的鲁西南大汉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出自己的情怀。我是因此才知道葛焱这个名字的。

有次我从北京回故乡办事,事情办得很不顺利,不得已小住几日。在中国银行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葛焱。他个子不高,但很精神,眉宇之间充满了睿智。他正在写字,挥动大笔,风卷残云般地在宣纸上纵横腾挪,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随之而出,很快就铺满了房间的地板,赢得了阵阵喝彩。再看他的书法,真的是风樯阵马,不拘一格,点划之间自有一种时代的豪情和能量。通过聊天,我们竟然还是师兄弟。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安徽颍山属于湖西革命老区,老父亲葛振民先生师范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文革”期间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他始终不改初心,忠诚于党,忠诚于事业,更忠诚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好良知。葛振民先生曾任山东《牡丹文学》杂志社编辑,我还是一位小作者的时候就认识葛老师,对我幼稚的作品他总是耐心细致地校对纠正。他的认真与敬业,让我终生难忘。葛焱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得以启蒙的。父亲教育他要想当一位书法家,必须首先做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第一个毛笔字也正是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从“人”字开始的,他还深深地记得他用的是一支早已磨秃的大笔,饱蘸浓墨,写下了一个厚重的“人”字。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精神的启蒙一直鼓励着他,成为他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惬意的生活环境和自己钟爱的书法碑帖,参军入伍投入到抗击越南的战斗前沿。我们在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时,往往被他的气势所打动,他的书法艺术绝对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坊间小调,也不是那种让人莫名其妙的现代抽象,他的书法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军人情怀完美结合的产物。我们只知道是书法艺术成就了他,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成书法家,他经常开玩笑地说,他的书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农兵学商,只要大家有所求,他都会尽力满足。在我记忆中他似乎没有像书法家们那样举办过什么书法展,但是他把自己的书法展办到了社会时代的屏幕上,他让菏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多了一抹亮丽的艺术色彩,这才是他最大的成功与快乐。

葛焱的书法与时代紧密关联,少年时代学书,努力临摹传统书法,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基础。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比较喜欢魏碑的气势磅礴,尤其是摩崖碑刻,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和社会的风雨雷电,每每见到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常常让他驻足凝神,流连忘返,心摹手追。他一直认为书法是时代的最强音,要符合时代的心声。我们的祖国历经沧桑巨变,已经是屹立于世界文化前沿阵地的东方巨人,泱泱大国的精神风貌与书法艺术的审美境界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艺术没有沉湎于工作室的小格调,因此,他每年都要外出考察学习,对照名碑名帖,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本来的面貌,足迹遍及几十个省市,其中的艰辛难以外人道。画画需要写生,需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同样,书法也需要“写生”,他说最美的碑帖不是在图书馆里看到的,而是在大自然中。一块顽石,因为有了书法文字而成为一种艺术美的载体,这不足以让人感动吗?他多年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对书法艺术进行顶礼膜拜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敬畏之心,他才会以虔诚的情感去完成他的创作。他的书法首先感动了自己,然后才感动了别人。

葛焱是一位闹市中的修行者,他通过书法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使他的书法艺术风格变得天真烂漫。他把对书法的真挚贡献给社会,单凭这一点真让那些玩弄书法技巧的书法家们感到汗颜。

我祝福他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 康征



火烧炼真知 泥巴含真情

——记单县火烧泥巴匾牌艺术创作者牛德超

在单县李田楼镇牛常坑村,牛德超和儿子牛同阳以火烧泥巴制作的工艺匾牌,通过网络销售到海内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德云社等都有其作品。

今年50岁的牛德超出身木工世家,15岁跟着爷爷牛兰银、父亲牛福珍学习木雕,在门额、床头、盆架上雕龙琢凤,颇得赞赏。“那个时候,我开始使用火燎的办法,延长这些家具的使用寿命,后来老式木家具不再流行,这种手艺濒临绝迹。”牛德超说。

2008年,善于思考、勤于动手的牛德超把书法与雕刻融为一体,与专业书画家弟弟牛顺一起潜心探讨、研究,重拾“火枪”对木板烧烤,发明了“火烤”书法匾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

“怎样才能把‘字’留在木板上,还要美观大方不伤及‘字’,且永久保存?”这是牛德超最初的想法。经过无数次实验,牛德超找到了本地一种沙性不强且粘度高、耐高温的泥土,稀释后用裱花嘴均匀涂抹在“字”的每一笔画的边沿,最后再完全掩盖每一笔画,接着用火枪烧烤木板,直至将其烧焦。这是制作匾牌最难掌握的技术,牛德超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掌握好火候大小,而时长、速度、深度、粗糙、匀称等关键环节也都有严格的标准要求,看似在随意“破坏”,其实是艺术的再次升华,最终达到纹理之清晰、字

体之鲜明、自然之神韵。烧烤完毕后,抖掉烧干的泥巴,遗留的字迹一目了然,保持原有的本质,令人顿感“炉火纯青”的艺术之美。

这时,牛德超将附在表面的烧焦木炭刷去,用细砂布轻轻打磨字体,鼓风机吹掉木炭、木屑粉末,再用清水冲刷,一块“禅茶一味”的匾牌呈现出特别的艺术形象,使人赏心悦目。牛德超说,他选择的原材料并非信手拈来,而是进口的香杉松木,其质地坚硬而又富有柔性,干燥处理后,不易变形,且耐腐蚀,收藏价值很高。

牛德超的火烧泥巴匾牌作品多用于家居装饰、奖项授牌,尤其被文化场馆所青睐。自幼耳濡目染的儿子牛同阳主要做网上销售,接单、定价、发货,不遗余力,已经成为父亲牛德超的得力助手。

实践出真知,功到自然成。看似游刃有余的艺术创作,彰显的是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火枪烧烤只能在封闭的空间进行,牛德超忍受着弧光打眼和高温灼烤的不适,大块的匾牌要烧制1个小时,仅仅站立就是对心理和耐力的一种考验。“每年我要制作2000多块匾牌,每一块都要严谨细致地对待,每一块都是艺术的一次创新。”牛德超说。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琨 记者 王富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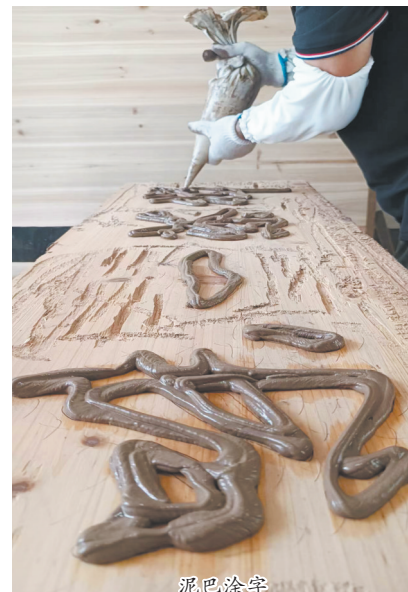
制作成功



火枪烧烤



清水冲洗



泥巴涂字